

從中英街到赤鱗角



人生在線
霍無非

最早踏上香港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沙頭角的中英街。那時，內地居民訪港的大門還未洞開，來深圳的遊客除了參觀「三天一層樓」建設速度的國貿大廈，內地首個微縮景區錦綉中華等，少不了去中英街觀光購物。要想成行，得辦理特別通行證，由於僧多粥少，我所在企業集團每月的指標，往往不足半月即用完，不得已，本地員工得謙讓，先就着內地人去。

我和同事終於走進了中英街，迎面看見顯赫立在街頭的界碑和古井，碑上字跡已經斑斑駁駁，沐風櫛雨百餘年，透着一股屈辱的蒼涼感。再往裏瞧，界碑沿街一溜排開，碑這邊屬深圳，碑那邊屬香港。說實在的，這條狹窄的街面，超出了我的想像。它偏於青山田原一角，很有些置身鄉下的感覺。

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港店多售賣首飾、藥品、手錶、時裝、日用百貨等免稅商品，種類和價格都很有吸引力，但遊客是不能越界的，有的港店在門口掛張布簾，店員在門口招徠生意，有人趁管理人員不備，快步越界購物，布簾一遮，啥也看不見，錢貨



▲中英街街口。 作者供圖

兩訖後，再由店員左右張望，告知遊客離店，這種「捉迷藏」屢見不鮮。遊客逛了買了，拎着大包小包心滿意足而歸。

轉眼到了一九九八年，證券行業組織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秘書赴港參觀，這才正兒八經去了趟港九的繁華街市，到中英街暫告一段落。初來乍到，新鮮感十足，在水深浪湧的維多利亞港岸上，兩個年輕人在垂釣，一條條泥鰻魚上鉤，我驚訝在這船舶穿梭，高樓列岸的水域，竟有這麼多的魚，讚嘆釣者身手不凡。正值周末，尖沙咀的鐘樓廣場，

休假的傭工數不清，老鄉會老鄉，她們三五一堆，或竊竊私語，或開懷大笑，構成香港獨到的一道風景。從天星碼頭乘渡輪到對岸，在宏偉壯觀的香港會展中心，仰視飄揚了一年餘的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，繼而坐有軌電車上太平山，沿陡峭驚險的山體到達頂峰，在艷陽下俯視眺望，湛藍的海水襯着淺白的樓海，那種美感，無以言表……

二〇〇二年，深圳放開辦理居民出國護照，我拿到燙金國徽的紅本本，出國旅遊了，好幾次是往赤鱗角香港國際機場，乘國際航班飛往目的地的。記得首次跟團出國，領隊是一位年輕女孩，一過羅湖關，她操粵語講了有關事項，未了強調勿脫團不歸。其實，隨着國家的富強，人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，這種現象屬鳳毛麟角。

航班從國外返港，按規定持護照乘客可在港逗留七天，遂小住兩日。在開往荃灣的地鐵上，我身邊一位大男孩翻看着一沓飛機照片，與之搭訕，得知他是技術職校生，閒時愛到機場看飛機起降，興致來時隨手拍下。他說，他最青睞大飛機，最喜歡中國國

航的「鳳凰」司徽，希望國家也能造出大飛機，將來乘飛機到嚮往的首都機場三號樓降落。我相信他的願望一定可以實現。在荃灣，路過一家區辦公共圖書館，館不大，裏面座無虛席，一個個讀者專心閱讀。我還在香港歷史博物館，參觀了「香港故事」的展覽，這個展從「史前時期的香港」到「現代都市及香港回歸」，分八個專題，內容涉及香港的方方面面，觀後大有裨益。

話說回頭，前些年我重遊中英街，辦證只需將二代身份證，分別在兩台自助終端機上各感應一次，一張卡片式通行證隨即從機內吐出，方便快捷。街還是這條街，變化得漂亮了。如今越界到港店購物，儘管大大方方過去，只要不擅自進入對面的村巷就無人干預。中英街還設了歷史博物館、浮雕牆和警示鐘等，撫今憶昔，史實生動，不僅內地的居民遊客觀賞，香港居民也看，商業氛圍中增添了文化氣息。

從中英街這個「小世界」作起點，一步步深入九腹地，邁向亞非歐美「大世界」，圓了我一個從小不敢做的夢。

哪吒與旅遊



如是我見
明德

今年內地春節檔電影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大收旺場，期待盡快在香港上映。這股熱潮令筆者想起，多年前到澳門大三巴牌坊打卡拍照，無意中經過一間哪吒廟，位於大三巴牌坊後右側。大三巴哪吒廟是二〇〇五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，創建於一八八八年，改建於一九〇一年，廟內供奉哪吒。

相傳哪吒原是印度佛教的護法神，再演變為道教的神仙，小說《西遊記》和《封神演義》更把哪吒形象本土化，逐漸轉變為中國少年神話人物。《西遊記》八十三回記載哪吒的出身，寫道：「哪吒奮怒，將刀在手，割肉還母，剔骨還父，還了父精母血，一點靈魂，徑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。佛正與眾菩薩講經，只聞得

響實蓋有人叫道救命！佛慧眼一看，知是哪吒之魂，即將碧藕為骨，荷葉為衣，念動起死回生真言。哪吒遂得了性命，運用神力，法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。」

網上查看，原來澳門還有第二間哪吒廟，是比大三巴哪吒廟歷史更悠久的柿山哪吒廟，建於清初，於光緒廿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進行重修擴建。每年農曆五月十八日為「哪吒誕」，該廟會舉行哪吒巡遊活動。筆者認為，澳門可利用這次契機把哪吒的故事講得更深入，使哪吒廟香火更鼎盛，旅遊景點也多元化，吸引更多遊客。除了大三巴牌坊、前地及石階等熱門景點，下次到澳門旅遊還可參觀哪吒廟。

深水埗有三太子廟，是香港唯一供奉三太子哪吒的廟宇，已有一百二十多年歷史。香港不乏寺廟文化，把天后、觀音、譚公等等故事講好，「以文帶旅」帶動香港經濟。

二月的暖天



自由談
姚文冬

在我北方的家鄉，二月是徹頭徹尾的冬天，雖然也貼有「立春」、「雨水」兩個節氣的標籤，也不過是冬天遞給春天的一個笑臉。

春節前，氣溫一連數日在零度以上，三九、四九也不例外。這便給人一種錯覺，以為春天提前了。所以當除夕前日氣溫驟降，便有人說：過年了咋還這麼冷，不應該呀？

前幾天朋友聚會，見面寒暄先說天氣，哎呀，真冷！的確，春節這撥冷空氣還沒過去呢。有位朋友說，這就是倒春寒吧。我說，春天還沒到呢，哪來的倒春寒？現在還是冬天呢，這樣的氣溫很正常，與往年比較，還算是暖和的呢。

記得二十多年前的二月，天連日陰沉，風如同割臉的刀子。忽一日，太陽出來了，風也停了，街上行人也多了。我等公交時，隨口說，這麼暖和，怎麼也有八九度吧。一位老人笑了，他說，今天最高氣溫才零下四度。「零下四度」？我記住了這個溫度，從此，它成了我心理上冷與暖的分界線。無論天氣預報如何渲染降溫，別人多麼恐慌，只要不低於這個溫度，我就會泰然處之。

這些年，或許是過慣了暖冬，總有人錯把暖冬當春天。自然，也就有了氣溫反覆帶來的煩惱。

其實，二月的氣溫無論如何波動，都屬於冬天的「內政」，不容別的季节「干涉」。當然也不會從內部發生質變——它離春天還遠着呢。三月才是冬天向春天妥協的談判代表。

況且，冷與暖的標準，也不一定與氣溫有關。二月也有暖天。節後開工，路過一位上班族，互相打招呼，他說，今天可真暖和！我很驚訝，暖和嗎？當日可是入冬以來氣溫最低的一天。我以為他凍壞了，在說反話。但他認真地說，不暖和

嗎？你看太陽多好。我沒看太陽，倒是看到他厚衣棉褲穿得滾圓，帽子、圍脖、手套全副武裝，這能不暖和嗎？

人就是這麼奇怪，在二月零度以下會感到溫暖，在三月七八度的天氣裏卻抱怨冷。什麼原因？主要是衣服的變化，到了三月，人們穿的衣服比二月薄了許多。還有就是心理上的，三月是春天了，便覺得它就不應該冷。每個人心中都有個理想化的春天，一如孩子對父母，好像父母就必須遷就孩子，稍不如意，就會噘嘴，哭鬧。

北方有「貓冬」的說法，隆冬時節，倒也心安理得。但「貓」的時間太長了，難免令人厭倦，故又會有「窩一冬」的說法，這就是帶了點情緒，只因盼春心切，難免浮躁，焦慮。於是，離春天最近的二月，便成了心理上自我搏殺的戰場。也就有了前面所說，在最冷的日子裏感到暖和的，也有在冬天裏說倒春寒這種話的。

我從不把二月誤作春天，而是隨遇而安。在二月，要有過冬的心態，有了這樣的心態，享受二月的暖天，比真正的春天還要怡人。就如同人在低谷，就非得每天灰心喪氣、怨天尤人嗎？也該有心靈的興奮點，或值得喜悅的事，雖然遠遠算不上春風得意。又好比過去的貧寒年代，過年能吃一頓餃子，就彷彿嘗到了人間至味，比現在嘗遍山珍海味卻了無食慾強得多。

其實，多數人終其一生，都難以擁有春天般的繁花似錦。那麼，二月的暖天，已是最常見的福報。所以，對多數人來說，不必太執著於春天，我們需要的，僅僅是一點溫度而已。如此，幸福的秘訣便是，在冷天裏穿得足夠多，心裏有一個「零下四度」的低期望值。

何況，老天爺也垂憐人，不然，為什麼二月會比別的月份少兩天呢？還不是想讓我們抵達春天的路程短一些。



人與事
大同

「中國的春節又來了！」日前，看到報道許鴻飛蛇年雕塑新作亮相西班牙古城的消息，活動儀式在薩拉曼卡市廣場舉辦，雕塑作者與當地市長由西班牙女郎簇擁着分站

雕塑兩邊，市長西服套裝一絲不苟，作者雖也領帶西裝，卻依舊不捨那活力十足的紅襯衫、牛仔褲，當然更有他那撇別致的小鬍子。

雕塑作品題為「銀蛇飛舞」：一位「肥女」含笑吹奏着橫笛，一條靈蛇在她頭上身邊翻飛起舞。

自二〇一三年迄今，許鴻飛雕塑世界巡展已到過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、土耳其、澳洲、新西蘭、泰國等二十多個國家三十多座城市，這次是第六十五站，也是他第七次帶「肥女」生肖雕塑來到這座西班牙城市首發亮相，這也為成功申遺後的中國春節在海外增添了墨香彩異的一筆。

前年去廣州出差時，曾應邀參觀過鴻飛先生的工作室「石磨坊」，對這個藝術空間展陳的三類作品都印象深刻。第一類是現實題材的人物雕塑，幾乎留下了當代中國各個時期的歷史印記，當然還有古代文化名人塑像。這類創作數量不少，而且觀察深刻、表達準確、藝術精湛，顯示出深切的家國情懷、深厚的專業功力。

第二類是獨具特色的「肥女」雕塑，該系列作品不變的是女主人公：肥碩的身軀、龐大的體量、誇張的動作、樂觀的表情、可掬的憨態。變的是「肥女」的生活場景：她狂奏提琴、她縱馬飛馳、她揮杆擊球、她力夾槓鈴、她被狗追趕、她反彈琵琶、她騎豬瘋跑、她打針尖叫、她撒把單車、她深情雙舞、她雙手提魚、她險踩滑板、她與虎互動，她被他人難難托舉、她單手輕鬆舉起他人……座座作品都讓人忍俊不禁，開心不已。

一類那麼寫實，二類如此誇張，這些風格迥異的作品，竟都同出一人？！

第三類卻是黃永玉先生的書畫作品。這是在湘西首大書畫藝術博物館之外看到的黃老數量最多、拘束最少的隨性灑脫之作，而且大多是他八九十歲的作品。其中有為人所熟知、受人喜愛的生肖畫：紅的龍、黃的虎、黑的鼠、好鬥的公雞、馳騰的戰馬、狂奔的野牛、

「肥女」的找到



▲許鴻飛蛇年雕塑新作亮相西班牙薩拉曼卡市。

「一巢已足何需三窟」題詞旁哈哈大笑的紅口大白兔……有眾人偏好的花卉：恣意的劍蘭、任性的荷葉、乖張的豔蓮……有多張為許鴻飛畫的肖像漫畫，有取有捨，或繁或簡，但落筆總在濃的眉毛、黑的鬍子上……

最吸引眼球的還是黃老的那些書法作品，他不僅為主人寫下「石磨坊」牌匾，還留下了「許鴻飛——以雕塑的名義！」「石頭打就，磨盡人生」「磨不盡萬古風流」「蛇唔脫殼死梗」「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」等醒目大字，寄語直抒胸臆，期待和盤托出。他還信手揮就不少即興偶得、深情有趣的大字對聯，有的甚至就是粵語口語直接上牆：比如三字聯「眼碌碌，牙擦擦」；四字聯「一蘇頂嘴，兩手和泥」；五字聯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一星期」「鴻雁幾時到，飛花滿城春」「唔來又想你，見咗亦有話」；七字聯「綠眼紅眉番鬼婆，嬉皮笑臉廣東仔」「到此已窮千里目，誰知才上一層樓」等等，有的對聯就直接題上「鴻飛一笑」。每幅對聯書法作品，都是個性灑脫自然，表達標新立異，情感真摯動人。

看了第三類作品，又知道了「肥女」的緣起，才搞懂了第一第二類作品的內在聯繫。

據鴻飛先生介紹，他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後，儘管工作一直很努力，但總感覺沒有找到自己的創作方向。一九九八年，他偶然以一位本地身形豐滿的女士為原型創作了雕塑作品《秋》，不料這件作品恰好被黃永玉先生看到並相中，數次表示希望買下，於是鴻飛先生就將作品贈予黃老，而黃老則回贈白描荷花圖一幅。後來，兩人在往來切磋中，黃永玉建議許鴻飛：「你就做肥女吧，藝術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作品，你要跳出『學院派』，越快越好。」許鴻飛

接受了建議，從此，這位有學院背景的雕塑家就開始專注於「肥女」雕塑的創作，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，黃許兩人也就成了藝術上心心相印的忘年之交。還有藝術家朋友說，結識了許鴻飛後，黃永玉的創作也出現了某些新的變化。

許鴻飛認準了：藝術必須有獨特性、創造性、共通性。不獨特，就沒有自己的價值；不創造，就只算別人的摹品；不共通，就難以走進他人的心靈。是啊，作為藝術品，有個性才有貢獻於世界；富人性才有益於人類。個性是引入入勝的，人性是息息相通的，好的藝術應當是共通的「語言」，應當達到沒有翻譯、沒有解釋的境界，它閃爍出的自由、快樂、幽默的人性光芒，就可跨越歷史傳統、文化語言的鴻溝，穿越國界、種族、性別、年齡的隔閡，直抵人心。

這些，許鴻飛的「肥女」做到了，那是從東方出發帶給世界的健康、從容、樂觀、自信和歡欣，在疫情陰霾籠罩之時，對人們更是彌足珍貴的撫慰。這些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向世界展現着可信、可愛、可敬的中國形象。

如今，身材瘦小、不苟言笑的許鴻飛，已把體態碩大、活靈活現的「肥女」做成了自己的藝術標識。他找到了黃永玉，找到了「肥女」，找到了自己。實際上，「找到」是相互的，「實現」是彼此的。無論做什麼，每個人也都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、獨一無二的「這一個」。

在「石磨坊」那面大牆上，赫然懸掛着九十六歲的黃永玉於「己亥二月書贈鴻飛」的大幅書法作品：

——「人說女人是男人的太陽，現在許鴻飛帶着他的胖太陽們環遊世界去了」。



「雨林之歌」



市井萬象

深圳華僑城文化創意園南區展館正在舉行「雨林之歌」藝術收藏展，通過三百餘件木雕作品及田野影像，呈現熱帶雨林的生態與文化智慧，探索其與現代生活的關聯。

香港中通社